

众的审美习惯，更容易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可。电影公映之后，非常轰动，这也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，完全没有想到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之后你又为《黑郁金香》《孤胆警探》《警官的诺言》等影片中阿兰·德龙的人物形象配音，这几部的处理与《佐罗》有什么不同之处？

童自荣：阿兰·德龙之后在中国公映的电影，都是安排我来配音的，我认为，我配的《黑郁金香》，比《佐罗》更为成熟。《黑郁金香》同样是配兄弟两人，声音的发挥较之于《佐罗》，我自己更为满意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1987年，你与阿兰·德龙的见面是你们唯一一次见面是吗？

童自荣：我们见过两次面。第一次是1987年，阿兰·德龙到我们上译厂来参观，和我们见面，并观看了我配音的《佐罗》片段。然后，他请我们去北京，在马克西姆餐厅参加他的五十二岁生日宴。为了欢迎他，北京文艺界还安排了一场演出，让我穿戴打扮，冒充“佐罗”，朗诵《佐罗》的台词，随后，再让阿兰·德龙登场。他大步流星登上舞台，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并朗诵了一段法语诗。

第二次是90年代初，他来上海参加一些文化和商业活动。我参加了他的饭局，我们走出饭厅的时候，我壮着胆子问了他一个问题：“你会不会觉得我给你做的配音，听觉上会太年轻了一点？”他说：“这我没有觉得。”随后他说：“希望你能保持你的嗓音，以后我在中国公映的片子，都由你来配。”

过了很多年之后，北京卫视想



上图：阿兰·德龙参观上译厂，与同行交流。

邀请阿兰·德龙来北京做节目，也邀请我去北京与他见面。他本来一口答应，但是第一次因为他心脏突发疾病，无法成行。第二次，他家里人去世。我们原本都已经准备买机票去北京了，北京卫视给我打电话，行程只能取消。

前两年，有一些关于阿兰·德龙不好的消息传来，说他想要安乐死，说他此生差不多什么都有了，就是没有拥有幸福。我们很牵挂他，既然他不能来中国，那不如我们去欧洲去看望他。我女儿说，为何不能排除万难，我们自己组织起来，漂洋过海去看望他？我们原本预备今年年底去，没想到8月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，确实非常遗憾。但我们想，这个计划不取消，我们去他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，也可以了此心愿。

现在，北京有一家单位想和我们合作，拍一个节目。但是又遇到一个问题：去他墓前献花可能也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墓在他们家里，而他的子女又正在闹矛盾，

他们是不是愿意让你们进去看他的墓也不好说。

上译厂的黄金一代

《新民周刊》：上译厂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配音艺术家，邱岳峰、毕克、尚华、于鼎、乔榛、丁建华等等，你和他们合作很多都是经典，你眼中的他们是怎么样的？私底下你们是不是也是很好的朋友？

童自荣：我最佩服的就是邱岳峰了，他可以说是大师级的配音艺术家。他这个人绝顶聪明，正面的、反面的、喜剧的，他都不在话下，都能配得很出色。特别是反面角色，他是特别有把握塑造好的。毕克老师也特别有特色，高仓健所有的片子，都由他来配音，高仓健对他的配音非常欣赏，非常满意。后来他有一部电影，还曾想让毕克到日本去配音。但因为毕克患有肺气肿，他试了一下，觉得不行，就婉言谢绝了。毕克配的旁白也是一绝，配